

故人故事

傻叔

(当年宁夏夏支边,今日仙居修仙) 杨坚

傻叔是我父亲的堂弟,也就是我们三叔公的小儿子。三叔公长得高高大大的,而三叔婆却是矮矮的。他们说喝了“傻娘”的奶水,儿孙们会遗传上辈人的“傻基因”,当他们的大儿子出生时,就另外找了一个奶妈喂养,所以大儿子智力是正常的。可当小儿子出生时,大饥荒年代到了。可能高个子的入更经不起饿吧,身材高大的三叔公饿死了,而瘦小的三叔婆和两儿子却侥幸存活下来了。可能小儿子是喝了母亲的奶水,所以他也遗传了三叔婆的基因。三叔婆经常懊悔地说,傻叔的傻,是因为喝了自己的奶水的缘故。说起傻叔,也不是十分傻,只是比正常人的差一两点,就像差了一把火蒸出来的馒头,总是欠那么一两点火候。尽管大家都把他当作傻瓜,不过,母亲总爱我们叫“叔叔”,不能跟着其他人那样轻薄他。他们家的确很穷,一天到晚大门都敞开着,反正家徒四壁的,也就没有什么可藏匿的了。屋里一年到头都是潮湿阴暗,而且是厨房连着猪栏牛圈,满屋蚊蝇飞舞。三叔公去世了,家里没有了劳动力,小小年纪,傻叔便成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,开始给家里赚工分了。记忆中,他不高的个子,穿着破旧的旧衣服,腰间系着一把柴刀,头上粘满了柴叶和草屑,嘴角长时流着涎。每天一大早,赶着几头牛去山里,回来时,身上背着一捆柴火回家。他放牛认真,除了下雪刮台风等极端天气,其他的日子都风雨无阻地在野外放牛。有些放牛娃偷懒,牛还没吃

够草料,就早早回家了,而傻叔总是要等牛把肚子吃得圆鼓鼓了,才回来。经他养的牛总是养得肥肥的,耕起田来劲道十足。他看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样子,有时候看到我们顽皮了,他学着三叔婆的样子,喊我们:“花萝(花心萝卜),花萝!”但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了。也许是他一个人在放牛时,太孤独寂寞了,他学会了吹口哨,摘片叶子含在嘴里吹起来,哨声嘹亮悠长。当我央求他给我做个柳哨时,他采来一根粗壮嫩绿的柳条,用柴刀削去上头细小的一截,留下粗枝,沿着柳枝四周轻轻刮了一圈,再抽去枝干,一个柳哨就做成了,然后满心欢喜地看着我们吹着响亮的哨声。有时想想,也许像傻叔这样的人,他们更单纯而没有太多的期待,反而少了一些忧愁和苦恼。每天快快乐乐地放牛,快快乐乐地回家,回到家中,有三叔婆烧好的饭菜,虽然是粗茶淡饭,但温饱不愁啊。熬过了最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,走过了艰难的七十年代,来到了美好的八十年代。终于,大家不再为吃饱饭而发愁了。只是傻叔的美好日子戛然而止了。隆冬的夜晚,半夜时分,大家都睡得迷迷糊糊了,突然传来了傻叔的哭声。我父母放心不下,便起床去他们家,看到三叔婆躺在床上,昏迷不醒。大家背着三叔婆来到村卫生院,到医院时,看到她鼻子只有出气没有入气了。医生诊断,三叔婆是脑血管破裂了。没有等到天亮,她便断了气息。在送三叔婆出殡的路上,傻叔跟

在后面,一路上伤心地呜咽着。等三叔婆的棺木下葬完毕,大家准备下山时,突然,傻叔扑到坟前,放声悲号了起来,口中喊着“妈!妈!”,声声悲哭,哭得大山为之动容,溪水为之呜咽。在场的人都听得心里戚戚的,大家都明白,没娘的儿子像根草,尤其像傻叔这样子的入,虽然还有个兄弟,但兄弟也是不怎么样的,恐怕以后要受苦了。回家后,傻叔还像以前一样,每天早上出去放牛,傍晚赶牛回家,只是回家上,一个人孤零零的,不再有人给他做好吃的饭菜。于是,他也学着做饭,但经常把饭煮得半生不熟。虽然邻居看他可怜会送给他一些吃的,可是,大家都很忙也很穷,自己家的事也忙不过来,也没有太多精力去过多关心他的生活。过了一段时间,傻叔在缙云县有个干姐姐,她们村里有人在上海的郊区养鸭子,因为上海人每天对鸭蛋需求量,需要招工入扩大再生产。当干姐姐推荐傻叔时,老板看了后答应了,他觉得傻人有傻的用处,他们更是老实听话,服从安排。老板的眼光真是厉害,这一次同去上海的还有村里其他几个年轻人,但是没几天,那些年轻人不耐寂寞和受不了辛苦,都偷偷跑回来了,只剩下傻叔安心待在那里,成为了村里第一个“闯荡并立足”上海滩的入。十多年后,傻叔的亲哥哥,从外地带着一个女人回来,生儿育女了。父亲有几次碰到他哥哥说,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好起来了,你这个弟弟一直在外,也孤苦的,能不能去把他带回家?但说了几次,一直也没有后话,于

是不再说了,后来,他的兄弟也去世了,就再也没有人提这个事了。转眼过去快40年了,估计村里能想起傻叔的人也不多了。前几天回乡下老家,突然想起了傻叔,我向几位叔叔伯伯打听他的消息。叔叔伯伯也只是听说:傻叔这么多年,一直在上海跟着那个养殖场老板,他每天的任务是骑着三轮车,负责把鸭场的鸭蛋送到各大超市。也有一说是,老板曾把他带到医院,治好了他嘴角流涎的病,也治好了他的傻病。有乡里人曾在上海街头碰到过傻叔,看他穿着整齐,和正常人无异。可能是当时穷怕了,当乡人叫他回家时,他拒绝了,从此他没有回过家。“不对”,边上有人说,“他曾回来过的”,据说几年前,村里来了一个长得像傻叔的人,穿着整齐,下车后,寻找他以前的家,但此时,那片旧屋已成了废墟,他没有说话,也没有找到相熟的人,只是在那里站了一会儿,便匆匆离开了。大家说,肯定就是傻叔回来了,因为找不到家后,他又回到上海去了。我说,那傻叔以后的养老怎么办,大家说,他跟着那个老板已四十多年了,人总会有感情的,大概那个老板会给他养老送终吧。虽然我也知道,这些传说大多都来自善良的人们给予的美好愿望,不过我宁愿相信,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母亲说,傻叔是属猪的,今年也有60多岁了。傻叔姓杨,名谋成,浙江仙居人,如果有谁在上海街头碰到他的话,给他捎个话,我们想念他……

新年习俗

旧时,谢年

张礼标 (耕耕再读)

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家家户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临海市东南沿海的杜桥、上盘、桃渚几个乡镇,旧时,人们尊崇农历的十二月,最后的一天“除夕”谢年。我和小伙伴们对谢年充满了憧憬,谢年意味着过年,谢年有好吃的,谢年后有几毛钱属于自己零用的压岁钱,小伙伴们用手指数,盼谢年那一天早点到来。因那时人们居住条件有限,大部分的都同一个大院居住,这就需要轮值一家负责购买谢年公用的香烛及猪头。每一年轮值到的这一家,称为“谢年头”。我家住的大院有十几户,十几岁的某一年,我家轮值到谢年头,我们姐弟四人很高兴,意味有猪肉吃,有猪头骨煎熟吃。但是,父母则唉声叹气,因为要独自多出一笔买猪头的开支。因为,谢年后猪头归谢年头家。所以,买猪头的钱,由谢年头一家出。谢年头要负责每家贴春联用的浆糊。谢年的茶、谷、米碟,插香烛用的三字匾台,桌衣,三个橘子,因谢年头是第一张桌子,其余的人家不用这些的。“供佛的香、红蜡烛,贴佛龕下方的‘谢年马’,一串鞭炮,一把单响的爆竹,佛龕的对联”。香、烛、谢年马、佛联、鞭炮等开支,谢年头核算后,每家均摊,一般每家一元左右。午后,每家清洗好桌子后,抬桌子到堂前,桌缝要横着放。下午二时左右,谢年头率先捧出烧半熟的猪头,猪嘴衔着横放的猪尾巴,猪头和猪尾巴放在一起,表示有头有尾,也寓意表示是全猪谢天地。猪头上插五根筷子,菜刀上放一撮盐。说到烧猪头,把洗净的猪头放在锅中清水中。此时,要把猪尾巴横放猪嘴里,固定好一起烧,有些谢年头不知这个环节,把猪头和猪尾巴分开烧,结果猪头烧熟后,猪嘴闭上了,谢天地时,猪尾巴放不进猪嘴,结果闹了笑话。谢年头捧出猪头后,每家也陆续捧出各自的供品摆放在自己的桌上,麻糍五双、豆腐五块、馒头五个、一壶黄酒配五个酒盅,半熟的猪肉上插五根筷子,猪肉皮要朝内摆放,菜刀上放一撮盐,摆在猪肉上,称刀盐。半熟的猪头、猪肉切开见血丝,说天上神仙是配享血食的,所以烧半熟见血。哪一家桌子上摆放着“雄鸡”,在当时属小康的标准了。十里不同风,廿里不同俗。有些村里的谢年加放年糕、豆面、黄鱼鲞、活鲤鱼,活鲤鱼谢年后放生。女主人负责谢年,男当家负责贴春联,换下灶神司命爷的对联,司命爷的对联不能随便乱扔,要放长流水烧掉。酒过三巡,香和蜡烛已燃完,每家跪拜天地后,谢年头放爆竹和鞭炮送神。因下午谢年的时间,几乎整村都同步。此时,每个院落差不多都响起了鞭炮的轰鸣声,此起彼伏,犹如电影战争片中的战役总攻。接下来是进入请老客、请土地爷、请祖宗的环节。因天地为大,供品规格高一点。老客、土地爷的供品,规格要小一点。请老客要把猪肉上插的筷子拔掉两根,麻糍撤走两只。请土地要把猪肉皮朝外,拿走刀盐,谢天地、请老客、神仙、老客远道而来不带刀盐的,所以要放刀盐。土地爷是本门的,自家的有刀盐,请土地爷就不放刀盐了。请好土地爷后,接下来是请祖宗,每家捧出六碗菜肴,放在自己的桌上,八双筷子,八个酒盅。请好祖宗后,谢年各项仪式结束。把请过的菜重新炒热一下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喝酒,叫“吃封岁”。吃过封岁后洗脸水、洗脚水、洗锅水不能乱倒,要各自存放桶子里,要待正月初一收岁后倒掉。二十多年前人们谢年的观念已转变,进入农历十二月中旬后,逐渐演变成:谢春、谢潮水翻涨、谢吉祥日好,更有甚者拣日子谢年,说什么日忌生男,不吉利,不能谢年,不一而足;有些人天未亮就谢年,每天时不时响起零星的鞭炮声,终日不绝于耳,有如电影中的游击战。千百年来,一成不变的传统节日,随着人们的观念转变而转变。旧时,整齐划一的除夕谢年风俗,已渐行渐远。但是,人们对美好愿望一直没变。我怀念少年时的谢年,我家依旧坚持旧俗,除夕谢年。



茶言观语

俯瞰台州

岑戈宁 摄

航拍,是如今摄影爱好者常用的手段,说说我的经验。拍摄前,要了解周围的环境,让无人机尽量靠近拍摄点的位置起飞。如果是拍摄日出,最好提前一天进行踩点。航拍对天气的条件要求比较高,尽可能选择晴天、微风、光线柔和、天空通透的天气条件进行拍摄。拍摄时,可以通过不断改变无人机的距离、高度及角度,选择最佳位置。无人机拍摄和相机拍摄一样,同样需要精美的构图和用光。——作者絮语



涉笔成趣

卯年说兔

(文字是少年的风,中年的梦) 毕雪锋

“卯”,象形字,始见甲骨文。其字形犹如一个物体从中间剖开,后来的金文和战国文字中的“卯”字形大致与此相同。在字义上,“卯”字的本义是“剖开”,后引申指“木器上安榫头的孔眼”,又借作“十二地支的第四位,与天干搭配来纪年、月、日、时”,也指“十二生肖中的‘兔’”“五行中的‘木’”和“旧时官署开始办公时进行点名报到等活动的代称”等。2023年农历是“癸卯”年,“癸卯”是干支之一,顺序为第40个,前一个是壬寅,后一个是甲辰。“癸”是天干第十位,“卯”是地支第四位,属兔。“癸”是揆的意思,指万物可揆度。“卯”是茂,言万物茂也。当然民间还有一种关于“卯兔”的说法:“卯时”在十二时辰中指尖晨5点到7点,这时月亮挂在空中,太阳

还未升起,只有月宫中的玉兔还在不眠不休地捣药,故而与其“搭配”。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兔,兽名。象踞,后其尾形。兔头与兔头同。凡兔之属皆从兔。”所以“兔”也是象形字,不管是大篆还是小篆的字形,都极像直起身子的兔子。说起兔子,脑海里跳出的词语肯定是可爱加温顺。因为兔子的样子十分讨人喜欢,白白的萌萌的,让人忍不住就想抱着抚摸一番。相传北宋欧阳修家养有兔子,温顺可爱,颇通灵性。他自己极尽喜爱,不但自颂,还广邀朋友门生聚席欣赏,雅集留诗。流传至今的仍有亦洵的《欧阳白兔》和韩维的《赋叔家白兔》的长诗,里面有“异质不自藏,照野明鬻鬻”,“天公团白雪,戏作毛彤物”等描述。成语“狡兔三窟”“动如脱兔”则说

明了兔子的聪慧和机敏。兔子的听觉非常灵敏,它那一对长长的耳朵侦测着四面八方,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耳朵。北宋的崔白曾画过一幅《双喜图》,为其传世的名作。图中场景是秋风呼啸的旷野,枯枝折倒,草木萧瑟。两只喜鹊在枝条间正扑翅鸣叫,御风而降。其下有只野兔正机警地转头张望着它们,一只前爪抬起,全身毫毛竖起,仿佛有一动静便会夺路而逃。由此可见兔子的机敏程度,其他动物很少能够企及,再加上它的奔跑速度,每每能化险为夷,让人叹为观止。自古至今,关于兔子的神话传说最有名的就是“玉兔捣药”了。汉乐府《董逃行》曾有记载:相传月亮之中有一只兔子,浑身洁白如玉,所以称作“玉兔”。(有说是因为嫦娥奔月触犯了玉帝的旨意而被变成兔子,负责在

月宫中捣药。也有说“玉兔”是后羿变的,后羿因为思念嫦娥,宁愿变成兔子守护她。)玉兔拿着玉杵,跪地捣药,凡服用此药丸者可以长生不老,登极升仙。在汉画像石的拓片里,也经常会有此画面出现,不同的只是玉兔的样子。久而久之,玉兔便成为月亮的代名词,这在古代文人骚客的诗词中多有吟咏。如徐夔《送王校书往清源》诗句:“清歌早贯瓠芦红,丹桂曾攀玉兔宫。”如辛弃疾《满江红》中的词句:“著意登楼瞻玉兔,何人张幕遮银阙。”白居易《酬令狐留守尚书见赠十韵》中的诗句:“晓关开玉兔,夕钥锁银鱼。”等等。“癸卯将至,送虎迎兔”。我们在兔子的身上寄托了美好的愿望,更赋予了它真、善、美的寓意。让我们在新的

阡陌岁月

记忆里大山的年味

(骨灰级宅女) 陈瑶

我的前半生,最无忧无虑的时光,都在那座深山里,一个远离尘嚣、温暖如梦的地方——车口溪。以前,每年的正月初三,我都会一个人从镇上包车去车口溪的奶妈家拜年。记得小时候,一下车,我都迫不及待地朝奶妈家狂奔,一边奔跑一边大喊:“山里妈!山里妈!我来啦!”我的高分贝和特别的称呼经常引得邻居纷纷侧目。有次,奶妈家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,打趣道:“你城里人了不起啊,叫她山里妈!你怎么不叫山里因?”奶妈见我我的呼声,急忙从厨房里跑出来,一起出来的还有笑意盈盈的哥哥姐姐们。奶妈一边从车上搬我带过来的一大捆米面、油、鱼等,一边又说:“你人来了就好了,下次别再带东西了啊!”姐姐牵着我的手一起进了家门。我一下子就闻到了一股诱人的猪肉香味。奶妈家的猪肉,不像现在的各种人工养殖,那是地地道道的猪肉。那猪,是奶妈自己养的,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杀来吃。不仅猪,还有鸡与鸭,都是原生态美食。奶妈一边洗手一边问我:“要喝

点桂圆茶吗?”我点点头:“好!”于是,奶妈捧上几碗还冒着热气的甜甜的桂圆茶。我一边喝一边各种侃大山。大哥又去拿来一个大红色的零食盘子,盘子里放满炒米糖、瓜子、花生、橘子等零食。哥哥姐姐们喜欢吃炒米糖,我更喜欢吃瓜子。中午吃饭时,桌子上摆满了满满一桌子的菜。鸡鸭鱼肉,一应俱全。主食有馒头、粥、米饭等。小时候的我长得极瘦,奶妈总是怜爱地看着我说:“多吃点啊,你实在太瘦了!”一边说,一边给我夹各种肉。“瑶喜欢吃猪肝的!”奶妈一边说,一边也给我夹了一块猪肝。不一会儿,我的碗里就小山一样高了。姐姐开始“抗议”父母的偏心,说她昨天想吃猪舌头时,奶妈不让,非要等我来时再一起吃。奶妈笑道:“瑶是宝贝肉,与你们三个当然不一样啦,比你们金贵多了!”听了这话,哥哥姐姐们直翻白眼,我笑得合不拢嘴。午后,我经常与哥哥姐姐们去外面玩一会儿。奶妈家正对着一座石桥,桥下就是一片溪滩。我们可以在溪边扔石子,玩水,捉蝌蚪,打鞭炮。玩累了,回到家,经常会有奶妈家的亲戚来串门,比如舅舅舅妈。舅妈很

喜欢小时候的我,那时我皮肤白皙,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,还能歌善舞。舅妈特别喜欢听我唱歌。因来无趣时,她总逗我:“来来来,唱首歌听听。唱完给你一个皮蛋!”童年时的我毫不怯场,开口就大声唱《梦驼铃》:“攀登高峰望故乡,黄沙万里长……”唱完,一阵掌声。舅妈言而有信地奖给我一个皮蛋,馋得旁边的姐姐一直盯着看,求我分给她一点。最后,我总是小气地分给姐姐四分之一。黄昏前,我还要偷偷地去奶妈家附近那个卖鞭炮的小店,再买上两盒小孩子玩的鞭炮,那种一扔就炸的。童年的我特别淘气,偶尔还恶作剧。记得有一次,晚饭前,我偷偷地把一根小鞭炮放在餐桌旁的地上。奶妈上菜时,脚果然踩到了小鞭炮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奶妈被吓了一大跳,我却在一旁笑弯了腰(如果是自己的亲戚,我是万万不敢的)。吃完晚饭后,一家人总是围在火堆旁,一边取暖一边嗑瓜子看电视聊天。瓜子壳扔了一地,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瓜子香。等我们嗑完瓜子,奶妈才拿起扫帚来扫掉。八九点的时候,我就和姐姐一起准备睡觉了。那

时,我和姐姐同睡一床被子。睡前,我总爱给姐姐讲故事。故事都是我从各种小人书上看到的,我讲得眉飞色舞,姐姐听得津津有味。转天下午我要回去前,奶妈总会给我崭新的压岁钱。犹记得我十岁那年,奶妈给我一张崭新的十块钱,说:“今年你十岁了,压岁钱十块,以后你几岁就给你几块!”我天真地问:“那我一百岁时,你给我一百块压岁钱吗?”奶妈哈哈大笑:“好好,等你一百岁就给你一百块!”我本以为,来自车口溪的热闹与幸福我一直延续下去。工作后,我甚至还想着,等退休了就去车口溪养老。可是,所有的梦想与期待在2018年的那个夏天戛然而止。因为要建方溪水库,车口溪村要全部移民。尽管奶妈万分不舍这片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,终究无法改变。当轰隆隆的挖掘机将熟悉的一切夷为平地,当漫天的风沙卷起又归于寂静,我才反应过来:车口溪没了,从此再也回不去了。记忆里的房子,记忆里的年味,记忆里的炊烟袅袅,记忆里的欢声笑语,从此都只能在记忆里了……